庄子是物物，即融于物，人在诗意的境界中回到世界中。惠子是物于物，物，成了功利欲望的对象，人是物的奴隶；同时，物也是人的奴隶，人将物对象化。

惠子虽然“泛爱万物”，但他与万物是分离的，物与物是独立的，他所谓的联系是以人的知识谱系将万物链接，并非万物自身是有联系的。他是看这个世界，人在万物之外，人是世界的观照者；他是分析世界，世界成了人的”理”的对象，世界被”理”征服。

庄子以诗意眼光超越“人”的态度，超越科学。功利的视角，以天心穿透世界。

人本来就是世界的一份子，人用人的目光看待世界时，似乎从这世界抽离出来，世界是“我”的对象，在“对象化”中，世界丧失了本身的独立意义，变成了人的知识、价值的投射，人也在对象化中撕裂和世界密合的整体。

在人权世界立法的关系中，人是世界中心，，人握有世界的解释权，世界在人的知识谱系中存在。庄子哲学的总体旨归正式将世界从对象性中拯救出来，还世界以自身的本然意义——不是人赋予的意义。

在知识的眼光中，世界是封闭的，是一个被观者。从知识、欲望的角度看世界，当然无所谓通，表面的知识掩盖了深层的隔阂。

在审美的境界中，万物各张其性，各住其新，即使人人所见之物，时时熟悉之境，也能以故出新。审美的眼光具有极大的创造力！

在强调理性、知识的当今，人们愈发与世界自然割离，天生热爱征服的人类不满足于在自然中随遇而安，而将自身抽离，将自然、世界对象化，从而展变为一方对另一方的讨伐和掠夺。可必须明白的是，人类作为自然孕育的万物中某种即普遍又特殊的种群，并没有独立于自然之外的特殊权力,过分自我与世界背离而导致如今许许多多人与自然的矛盾。在掠夺的过程中也是在无形损害自己。我们即是源于自然，死后又要回归自然，从本质上是无法从自然中脱身而出而建立新一套价值规律。伟大的先贤庄子在若千年前便已明晰此理，因此他不再像惠子一般，纠结于物是理，渴望将自然纳于自我价值体系，这种因果倒置显然不可能成立。相反，他选择了服从万物之根源，回归自己物之本性，融于自然,忘我体验，在和谐宁静中自然之趣不期而至。